

华山黎明

□杨延哲

人在旅途

和韩班长到达西峰索道的时候,已是早上九点多,昏暗的山洞吞吐着络绎不绝的游人,排队的游客们面容疲惫却满载成就感,仿佛是刚经历了一场英勇战役的战士,在华山之巅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壮丽征程。

吱吱呀呀的缆车犹如时光机器,挣脱了洞口的阴郁,将我们这两个尚未从黎明的亢奋中走出的旅人,缓缓带向了白昼。我俩一踏入缆车,便不约而同地半躺下来,心中的情绪纷繁复杂,既有实现目标后的满足,亦有整夜攀登的筋疲力尽。

就在缆车冲破昏暗,沐浴阳光的一刹那,华山的真面目赫然展现在眼前。硕大的石体直插云端,千仞如削的岩壁色泽青白如洗,光滑洁净,在朝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石缝里挣扎出的崖柏树秀神奇,恰似一幅着色浓重的青绿山水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那些昨晚我们摸黑攀登过的陡峭石阶,那些被淡月色掩藏的怪石嶙峋,此刻都变得清晰可辨,这才是天下险绝的华山。

其实,我多次在疾驰的列车窗口凝视这片崇山峻岭,每当念及“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上来”这句诗,总有一种未曾登顶即是对壮美山河之景的亏欠。遗憾的是每次经过都是匆匆一瞥,未能亲身体验华山的磅礴气势,遗憾之余心存不甘。

昨夜十点多,韩班长临时起意,提议登顶华山之巅观赏日出,我立刻欣然响应,正好填补心中那份欠缺。夜色中的华山被星月萦绕,一片漆黑的帷幕将整座高山包裹得严严实实,雄厚的华山在这样的氛围中更显庄重肃穆。

夜路昏暗,路灯微弱的光芒在黑暗中划开一道微弱的光束,投射在被无数鞋底磨砺得光滑且沧桑的石阶上,每一步踏在上面,都像在与华山的灵魂对话,感受到其森严与决绝。沿蜿蜒阶梯攀缘而上,途经千尺幢、百尺峡和老君犁沟,这几处天险在月色下更为峻峭惊心。“犁沟于幢,幢险而犁突。”石阶嵌入崖壁之中,垂直而立,须挽铁索而上,头顶是繁星点点,脚下是悬崖峭壁,如临深渊,当真是进退维谷,上下求索。

因为急于前往东峰欣赏日出,所以我们一心向上,匆匆到达北峰,在华山论剑的石刻旁合影留念便直奔观日台而去。原以为天险已经悉数闯过,却不料宛如巨龙脊背的苍龙岭兀地出现在眼前,悬崖峭壁如刀劈斧削,绝壁千尺,若不是夜色深重无法窥见全貌,当下我也是要如韩愈一般,坐地哭泣,脚软投书。不知复行多少步,我们终于在凌晨四点多站立在了东峰之巅,凛冽的山风穿林而过,透着刺骨的寒意。我们挤进了观日出的人群,坐在石头上开始了漫长等待。

心跳不止,双腿颤抖,我和韩班长感叹着来路的艰险,不禁回忆起了我们的军营岁



月,想起那场极端艰苦的夜间拉练。那时攀爬的山,没有华山的秀美风光,却有着比刀锋更凌厉的挑战。我们在荒山密林间穿行,荆棘划破了手臂,汗水湿透衣衫,寒冷贴身如冰;手指僵硬,脸被风刮得红肿,沉重的枪和装具一次次把我拉入绝望。那时的身边也是韩班长,我们相互搀扶,相互鼓励,一路跋山涉水,跨过沟壑,攀爬岩石。那个汗水与泥土交织的夜晚,是疼痛与坚韧共舞的夜晚,更是友情与信任升腾的夜晚。那些共同熬过的艰辛时刻,化作了战友之间无形的纽带,让友谊在苦难中淬炼得更为坚固。同样

的攀爬,同样的挑战,只不过那是在部队,这次是在华山。

如今,我俩并肩立于华山之巅,当曙光初现,华山诸峰沐浴在温暖的朝阳之中,我们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眼前的壮丽景色与内心激荡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我和韩班长相视一笑,无需多言,心怀对华山峻岭的敬畏,对披星戴月攀登历程的自豪,对军营岁月共同奋斗的缅怀,以及对未来人生新篇章的期许。日出东方,不仅照亮了华山的雄浑轮廓,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道路,这份共同的经历,如华山般屹立不倒,历久弥新。

奶奶在故乡

□高晨

洋溢着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温暖。在童年的记忆里,奶奶不像是灯塔一样伟岸的存在,更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化身。印象最深刻的是奶奶包的饺子,半个手心那么大,塞满了奶奶的“爱心”。一粥一饭是奶奶对孙辈真挚的爱,我不爱吃菜,奶奶为了让我多吃菜,变着法子把各种蔬菜包在饺子里,吃肉的同时,也吃了蔬菜。在奶奶的饺子里,那些蔬菜变得像糖果一样好吃。奶奶的饺子是如“满汉全席”般存在的盛宴,是童年最美味的供养,是亲情最温馨最自然的传递和流动。

有奶奶的地方就有欢乐。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每天跟着奶奶择菜、捡豆子、

掰玉米……这些事情构成了我简单却欢乐的童年,这些往事现在想来熠熠发光,成为回忆里的珍珠。每当我玩累了、跑累了,便随时随地坐下来歇着头靠在奶奶的膝前,奶奶永远支撑着我,我时不时抬头问她累不累,奶奶总是摸摸我的头,笑着说:“不累。”后来,从书本里学到一个词叫“承欢膝下”,不就是描述的这个画面吗?

四季轮回,岁月更迭,多少春夏秋冬转瞬逝去,转眼间我就要离开小院儿去远方求学了,那时我不知道上学意味着什么,只是懵懂知道上学就意味着不能每天和奶奶待在一起了。渐渐长大的我和奶奶的分隔成了必然,但与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却时常在我眼前闪现。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有奶奶的韩城。三十年前,奶奶牵着蹦蹦跳跳的我,三十年后,我牵着步履蹒跚的奶奶。曾经,奶奶用爱来陪伴着我,如今,我也用更多的陪伴来爱奶奶……对我来说,永远不变的,有奶奶的地方才是家乡,是心安的、温暖的、欢乐的家乡!

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

□王雄文

的老校,开启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先河,学校高擎工业救国的旗帜,率先在路、邮、电、船领域建立专科,进而向工科大学推进,1921年正式定名为交通大学。我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曾毕业于此,这里陈列着他24岁时在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四年级学习获得的奖状、最优成绩单、毕业证书等。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交大校园里流传着三句感人至深的口号。第一句是“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第二句是“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第三句是“哪里有事,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每个西迁人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在他们看来,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只有把个人的利益融入祖国这个大家庭里,才是最光荣的。

小小博物馆,西迁大境界。博物馆里2000多件珍贵的照片、手稿、讲义、实物资料,反映了百年交大深厚的历史底蕴,凝聚成“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主题。这里记载了交大西迁后创造的许多个“第一”:他们

设计和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光笔图形显示器;发明了我国第一台涡流式测振仪;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JTR-1型教学机器人。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第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扫描制式转换及视频处理芯片也出自他们之手。

交大西迁60多年来,累计培养了30万名毕业生,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如今他们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培养了30多位院士,有近一半在西部工作,奠定了西部工业发展必需的高等教育基础,坚定地传承履行着“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历史使命。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中午时分,阳光洒在校园的花木上显得格外亮丽。交大西迁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无怨无悔,为国奉献的精神恰似一束阳光照进我的胸怀。西迁精神不仅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光芒万丈的一段,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前进动力!

葫芦

□高红英

拌或清炒,一口下去,爽口清雅,似乎将初夏的早热全都消减了。葫芦吃法多样,既可烧汤又可做菜,还可以制成饮品,如葫芦茶、葫芦酒等。小时候我不喜欢吃葫芦,今天才知道,葫芦的苦味源于“苦苣”。

《诗经·豳风·七月》载:“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到了八月,葫芦青皮泛黄,父亲将十几只葫芦小心翼翼地剪下,均带着一抔长的葫芦藤即“龙头”,然后把小葫芦用绳子绑好挂在房檐下晾晒,以备留用或送人。大葫芦用菜刀一分为二,掏净内瓤洗净,过上十天半个月,等葫芦水分蒸发殆尽,一抔纯天然的手工水瓢便制成了。

葫芦外形多样,常见肚大嘴小。成熟后外壳木质化,中空,经处理可作各种用途。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葫芦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作瓮,小者可作瓢,为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囊可以养家,犀瓣可以烧毡,其利溥矣。”

古时候名门大族多在家中中堂位置,放置一只大葫芦,认为能化煞驱邪、趋吉避凶。民宅则在屋梁下悬挂葫芦,称为“顶梁”,认为可吸收住宅阳气,能有效抑制不良气场,使家居平安。讲究人家,用红绳串五个葫芦称“五福临门”。现在有些地方仍流传旧俗,夫妻结婚入洞房前,需持一劈两半的葫芦饮“合昏酒”,意为夫妻百年后可合体,这“昏”便是葫芦的一

种。因葫芦藤蔓绵延,结子繁盛,被人们视为子孙万代的吉祥物。

人们钟爱葫芦,不仅因为它能蔓延,多果实,符合人类繁衍子孙和多子多福的愿望,还因为葫芦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葫芦味甘、性寒,可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杀虫止痒、除烦止渴,对胰蛋白酶有很好的抑制作用,能起到降糖效果。葫芦的蔓、须、花、叶、子、壳均可入药,俗话说“葫芦虽小,浑身是宝”,而现在科研人员正提取葫芦素,研究专门治疗肿瘤与癌细胞的药物。古代医书则记载,葫芦可治麻疮、牙齿松动,对各种疮尤其有效。《后汉书·费长房传》载:“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此处“壶”即葫芦,是成语“悬壶济世”的来历,常用来比喻医者救死扶伤的品德。后因药铺多用葫芦分装药材,故“悬壶济世”又代指中医。

葫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街上随处可见葫芦头、冰糖葫芦、油葫芦,这些都是葫芦的人间烟火气。其实,越日常越使用才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最好方式。葫芦还有广泛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与之有关的日常用语、成语、诗文很多。

秋季成熟时,满棚的葫芦品种繁多,有燕脖葫芦、冰锤葫芦、水滴葫芦等,不一而足,让人目不暇接。而我徜徉葫芦架下,体味着“小葫芦大肚量”的道理,似乎化身成七个葫芦娃,给人们送去福禄和希望。

“她的心像月亮一样,永远很纯净,充满诗性。”一位诗人这样评价画家张臻。

翻阅《张臻的画集》,发现她的山水画中多有月亮,或圆成弯,或悬在山顶或挂在树梢,或晶莹剔透或朦胧胧胧,都使得画面生动饱满,仪态万千,令人回味无穷。当然,这只是张臻画作的一个特点。

认识张臻,是今年春天的友人相聚。她漫步在苦楝树下,嗅着清香的苦楝花,静静地望着头顶上圆盘似的月亮。她说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夜晚,因为花,因为月亮,她希望在这样的夜晚一直走下去。

张臻是一位著名画家,曾任陕西省妇女书画协会主席,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西安民族书画研究院副院长,陕西省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曾经从事工艺雕刻,成绩优秀,积累了丰富的创意和设计制作经验,后转中国画创作,特别是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受李可染等大师言传身教,逐渐形成了清新简妙、淡然脱俗的风格,受到许多国画大家的称赞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研究室主任、美术理论家、评论家水中天评论张臻的画:“单纯自然,写来闲适有趣,颇得古人之长。其中一些佳作,确实有笔简而意愈长的韵味。”著名书画评论家李彬认为:“张臻作画,看似粗疏的随意挥洒,实则处处深藏着苦心经营。哪怕一笔一画,都包含着深邃的立意和丰厚的内涵。”“她的作品品种很少,品位很高。”

熟悉张臻的人都知道,张臻是一个酷爱读书、有饱学的人,她认为画家的画就是个人的文学修养。为了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张臻发奋读书,勤奋学习,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小说、散文、诗歌、随笔、历史、地理、医学她都认真去学,尤其喜欢诗歌,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雪莱等诗人的诗歌,张臻可以随口朗诵。因为她有渊博的知识和学问,所以她的画与众不同。

张臻的生活充满艰辛坎坷,但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她一直乐观从容地面对。最不如意的时候,她唯一的办法就是读自己喜欢的书,画自己热爱的画。有月亮的夜晚,她依然会去赏月,坚守自己的纯净和诗性。张臻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朗诵。为唱歌,她还用心学了美声。这些困难和挫折不但没有击垮她,反而磨炼了她的意志和精神,使她更加强大起来。阅读她的画作梅兰菊竹,欣赏她的山水河流,都可以看到她的画坛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阅读她的画也使人精神振奋,昂扬向上。

有人问张臻如何画好中国,她的回答很简单:用好中国的毛笔。她说外国的画就是用块和色彩来表现,是光与色交相辉映的色彩感觉。中国画讲究的是笔墨关系,关键是要处理好线条。张臻认为,凡·高的画之所以画得好,是他的画里使用了中国线条,使他的画有冲击力。创作中,张臻特别注重对外国画的学习和使用,所以她的画作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譬如她的获奖作品《晓风慢拂》《牡丹》《一篮春色》《朝霞》《春风又吹的季节》等。

张臻很重视向别人学习,她坚持深入生活,到自己认为最值得去的地方采风。她多次去新疆,她非常喜欢胡杨,创作的《西部情怀》很受画界赞扬。她从美国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创作了《美国民居》。张臻热爱生活,埋头创作,不怕苦、不怕累的做法已经成了她的习惯。她觉得这样做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享受。

因为张臻的画,我和友人采访了两次,她讲了自己的学画、作画的故事。结束时已是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张臻送我们到小区外,道旁的苦楝花还在盛开着。张臻说苦楝花很美,味道也很香,可惜没有月亮。友人笑着说:“张老师,你就是月亮。”是啊,张臻就是一轮圆月啊!

家乡槐花情

□清泉东风

周末又回了一次老家。每次回家的心情特别好,路边一年四季变换的景色也变得很宜人。一路上,路边不时有晶莹欲滴、散发着淡淡清香的槐花树掠过,叶子还没长出多少,洁白的槐花倒是挂满了弯了腰的枝头。

到了家才知道,家乡的张家山森林公园正在举行槐花节,又是一年槐花香,张家山万亩槐花陆续开放。活动期间,人们除了可以赏景、骑游,还可以去采摘槐花、吃槐花宴、品购家乡的土特产,也有为活动助力的社火、广场舞、戏曲、鼓乐队等文化表演,更有点经济头脑者在新鲜的槐花上做文章,密封好利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让人们着实在品味原生态槐花美食的同时,也能沉浸于家乡这片具有历史沉淀地域独特的魅力。

张家山风景区是在原张家山林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位于蒲城、铜川交界处的阳高镇西南约5公里处,属太白山系。随着乡村振兴和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家乡依托张家山林场自然资源,建立了张家山风景区,让人最值得称赞的便是这万亩的野生槐花树,每逢初夏这里槐香飘逸,香气会飘落在整个村庄院落,会渗透到所有有休闲者身上,家家户户都飘散着这种特有的香气。顺着绵延的山路望去,弯弯曲曲起伏的山沟里,到处都缠绕着绿色,深绿、墨绿、翠绿、浅绿、嫩绿,层层叠叠,美到极致。每年四五月间,漫山遍野的槐花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也吸引着诸多“甜蜜事业”的旅人,乡村秀岭间,随处可见蜂农们忙碌的身影。

小时候,每年在春夏之交,粮食紧张,野菜、苜蓿、槐花经常是我们桌上餐,缺油少面的时代,是槐花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一个困难的季节。辛勤的母亲会变着法子,用槐花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让我现在再提起也回味无穷。

再谈家乡的槐花,勾起我曾走过的艰难岁月,犹如印在心里永恒的记忆。现如今,槐花既是春夏之交季节的景色,也是原生态环境和乡村餐桌上的美味。时光荏苒,一晃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父母也已不在人世。家乡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漫步在早已走出过的那个村庄,掩埋在岁月中断断续续的美好时光,成了自己写作的素材和源泉。也念这些年美好的季节,品尝着纯真的香味,如家乡年年绽放的槐花,时刻温暖着我家乡的一片情愫。

寂寞的八仙桌

□马科平

作为传统家具,八仙桌正方形的桌面,每边可坐二人,四边围坐八人(犹如八仙),故民间雅称八仙桌。从前在我的家乡,八仙桌平日放在祭祖用的条桌下面,吃年夜饭、招待客人时摆放在堂屋,配四条长凳,家里人平时吃饭则用小桌子和板凳,或是坐在门墩、小凳上,也有干脆席地而坐,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渭河北岸,那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乡民。他们大多在土里刨食一辈子,就像我九十岁的老娘,没出过远门,传承敬天敬地感恩祖宗的习俗。八仙桌摆在祭桌下,春节的仪式感隆重,必须在祭桌和八仙桌上完成。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早晚都要祭祖,先在祭桌上点燃蜡烛、焚香,然后在八仙桌上摆上饭菜,作揖、磕头、祈祷,感恩过去一年苍天保佑,期待新的一年平安幸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八仙桌上的黑色油漆就大部分脱落,但桌面平整方正,桌裙上是明式雕花,桌身沉重,几个人才能抬起来。村里人婚丧嫁娶大事,八仙桌常常被借走,桌底上还写了粉笔字标记,酒席完毕,就送还回来。抬着八仙桌出门进门很方便。过去家里屋门窄小,宽大的八仙桌只能放倒侧身,一个有经验的人在旁边指挥,几个人小心翼翼抬着,先出两条腿,慢慢转向,再出去两条腿。当年七叔七婶结婚,我刚好与八仙桌一般高,娘看席招待客人,我也跟着蹭饭吃。

每年正月,亲朋好友到来,我们待客总要搬出八仙桌,请他们上座,敬茶,敞开心扉说话,情感融洽。一般吃两顿饭,早餐臊子面,面是“薄、筋、光”,汤是“煎、稀、汪”,味是“酸、辣、香”。午餐是七碟子八碗子的凉菜热菜,香气扑鼻,小酒佐菜,八仙桌见证了春节的热闹繁华和家庭的亲情与温馨。

八仙桌晚上也很忙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电影放映队常到村里来,八九十年代,村里人过红白事,也放映电影。八仙桌被早早抬出去,放映员选好位置,把放映机轻轻放到桌上,然后在桌子腿上用绳子绑牢一根拴喇叭线的竹竿,挂上一个照明电灯。紧接着把电唱机放到桌上,打开盖子放唱片,大喇叭里便播放出悦耳的歌声。孩子们兴奋地呼喊着穿过大街小巷,大人们也陆续前来。夜幕降临,电影开场,人们脸庞在黑暗中发出晶莹的光来,兴奋、紧张、喜悦,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光阴如梭,岁月匆匆。长大成人后的兄弟姐妹各奔东西,村里的劳动力大转移,不少进城打工的人在县里市里买房定居。村里逢年待客用的是有转盘圆桌或是可以伸缩的高档餐桌。过红白事有餐饮服务队,所需用品一应俱全,电视、电脑、手机淘汰了露天电影,我家的八仙桌基本不上用场了,在门房一隅落满了灰尘。

寂寞的八仙桌,那些和它一样苍老的缕缕木纹、块块污斑,静静地目睹村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从容,那么坦然,风轻云淡,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

